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七十九回 神武廟雙建帝師旗 偃月刀單梟燕帥首

烏雲勃拿下小軍裝的假軍師，當時就令蠻兵一百名，押解到荊州府，下在死囚牢裡。次日吳庸邀集文武官員，擺高了腦箍、鋸板、剔齒筍、刷肌帚，種種惡毒刑具，提來勘問。忽報僮人頭目，止帶著一個步行小卒，說四萬蠻兵，總被他們燒死了。吳庸等嚇得目瞪口呆。額敵剛一騎馬，早已馮進帥府，大嚷道：「人們盜了官職，打劫了地方金銀，抱著大小老婆，安然在衙門受用。我們著甚來由，為你們統兵殺將，連賊軍師都拿來了，屯兵在那城內，不知怎麼失的火，燒得半個也沒有。如今只把荊州的錢糧，盡數給我，再賠還我四萬多人。若說半個不字，快把他的軍師來交還我，依舊放去，好待他砍掉你們的腦袋，泄泄我胸中的忿氣。」吳庸又羞又惱，倒因連日屢報大捷，也就信了他失火的話，忙陪個小心，笑顏說道：「如今正要勘問這賊軍師，取他口供上聞。難道你們為國家出了力，有個不酬賞的麼？」那小卒扮的道士，在階下厲聲喊道：「沒你娘的鳥興！」早被軍士連打個巴掌。馬雲喝道：「再打！我且問你這賊軍師，叫甚麼名字？兩日殺的賊將，是何姓名？並現在賊兵若干，都一一供來。」吳庸大喝道：「若有半言不的，叫左右看刑具。」兩邊立的軍牢健卒，齊齊吆呼一聲，把幾種非常弄具，都擦向小卒身邊。道士不慌不忙，呵呵笑道：「我們營中有八九個犯著死罪的小卒，連我也是一個，蠻狗殺的，就是這兒個犯罪小卒假裝的大將。我這個假軍師，也就是來尋死的小卒。我們真的呂軍師，用兵賽過諸葛，不要說將官你們殺不動，就是部下的兵兒，也不能殺損半根毫毛。原要燒盡這些蠻狗種，因此賺到荊門州的。看你們這幾個囊包的將官，也只是這兩天了哩。」始而額句說個失火燒死，原要詐賴他們，尚不知一切是假的。如今聽這些話，十分掃興，抬頭一看，見昨日押解軍師的僮兵，總站在儀門邊跳起身，往外便走。一齊跨上馬，如飛出城，大其搶擄一番，逕自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吳庸與各官，也才省得這三種蠻人，一總了當在圈套之內。

且喜得額敵剛羞慚逃去，倒對了局。假軍師又大喊道：「快些殺我！」崔聚怒喝道：「碎剮他起來。」吳庸道：「值得剮一小卒？且留他活口在，好復姚小師。但如今賊勢愈大或戰或守，須預定主意，諸公有何妙策？」馬雲道：「水來土掩，將至兵迎。小將隨皇上以戰而得天下，今日到不得膽怯，由這敵寇猖獗，成何光景？」崔聚道：「馬將火車之言甚壯。但以小將愚見，此寇攻陷城池，總出內有奸細，皆因紮營在外，容人出入，以致不虞，算來城中糧夠三年，兵有數兵法云：千里饋糧，士有饑色，彼豈能久居此乎？」吳庸道：「二都使之言皆是。我欲先戰而示之以威，然後憑城而守，窺其氣懈，數出兵以撓之何如？」眾文官齊聲稱贊勝算。吳便向著馬雲拱手道：「有一事借重道尊。各城門禁，每門撥一百軍士看軍，許出不許入。凡薪蔬日用之物，總令門軍遞進。那賊奸細，豈能插翅飛入？」

馬雲忙立起應道：「這個交與本道，斷不得誤。」於是即下教場點兵，共有一萬馬國，一萬四千步軍。留下七千守城，俾皆出城結寨。吳庸中營馬兵五千，步兵二千。崔聚、馬雲左右兩營各五千，馬步均半。

到第三日辰刻，見有四五百軍直哨前來，認旗上五個金字：左哨將軍曾。吳庸欺他兵少，即顧左右：「誰與我先斬此賊？」

說猶未竟，古怪相縱馬挺槍，直取來將。曾彪舞動渾鐵棍，劈面相迎。戰有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，馬雲就指揮部下二千五百騎兵，衝殺過去。王師雖然勇健，係是遠來，一倍豈能勝數倍，只得且戰且走，被他追逐十餘里。董翥有已到，接住混殺，亦不能勝，又退有數里。先鋒寶鐵兒，率鐵騎二千，疾卷而來。

馬雲望見，亟忙領兵回營。這裡亦不追趕。馬雲欣然向吳庸道：「今日也就挫了他銳氣。你們若來接應，怕不直追到荊門州。」

吳庸內慚，便支吾道：「看見他兵少，所以不曾來相助。往後須要大家接高水平。」

當晚二更，崔聚馬雲還在中營商議軍情，忽聞震炮四聲，伏路兵飛報：「敵軍大隊皆至，只離我們十五里安營。」吳庸道：「可煞作怪，放炮應三聲，或一聲，那有四聲的理。」崔聚笑道：「倒底是草，知得甚麼。」他卻不知這四聲炮響，是呂軍師令綽燕兒行事的暗號。前日交給他小小包裹內，藏著四面龍鳳旗，兩面係素綾子鵝黃鑲邊的銷金九龍旗，各有「濟南太陰產師」六個栲栳大的字，是泥金寫的兩黃色張帛鑲邊的鄉彩五鳳旗，一書「官弁盡殺無疑」，一書「士庶早降莫錯」，純用硃砂寫的。你道綽燕兒止一個人，這沒柄的旗兒有何用處？要知道古來善用兵者，每以片言而奏奇功。任爾六韜三略，臨時執得。

只為失書規則是死的，那對敵的軍機卻是活的。全要在乎人之神明作用，不必求合於兵法而自無不合者。茲荊州一郡，為三楚重鎮，城郭堅峻，濠塹深廣，憑江而立，燕國姚少師已久高備，兵精糧足。若以人力攻之，即孫、吳、淮陰，亦終年而不可拔。重關緊閉，內外嚴絕，縱有奸細，亦無所施其技巧。呂軍師卻算出一兩面旗五六個字來，搖動百十萬軍民之心。這樣計策豈不奇幻？

當下綽燕兒正佔在冷廟中樑上，忽聽得炮震四聲，知大軍到了，即便遵著軍師將令，跑到神武廟帝廟前，一溜擱上左首大旗竿，坐在斗內。看原揚的兩面旗，是「伏魔大帝」四字，他取來折起，解出濟南帝師龍旗來，套在柄上，恰像量了尺寸做的，一些兒不長短。又上右手大旗竿，也掛好了。就一逕到府城隍廟，也有兩面來，映著月光一看，心中大喜，照式換掛停當。剛是半夜，去尋個妥便處藏了。暫且按下。

卻說軍師安營之後，暗諭諸將：「明晶曾彪交戰中勝，虎兒、鐵兒、雕兒搗其中堅，董翥、董翹攻右營，郭開山、阿蠻兒擊左營。賊人勢必奔逃，須合力向前，追及城門，便搶城池。」

楚由基、俞如海領鐵騎二千，保護中軍，隨我進城。」又下令軍士秣馬蓐食。甫及天明，放炮起身，已壓敵營而陣，曾彪逕馮營門，大罵索戰。吳庸、馬雲、崔聚三營齊開，古怪相當先出馬。曾彪大笑道：「是人是鬼？形相也不曾變完，卻到老爺手裡納命。」古怪相又是咬舌根，半句也答應不來，挺著蛇柔，奮力交鋒，有二十回合。軍師遙見城內有數騎飛馳至吳庸中營，不片刻，又有四五騎來，料是報信的了，顧謂楚由基道：「曾彪贏他不得，你可瞧一枝金僕姑。」由基遂閃在門旗影裡，候他馳馬來時，拈弓箭箭鏢的一聲，正中古相左邊的亮眼，翻身跌下塵埃。頓教獨眼大將軍，變作雙瞎小鬼卒，嗚呼哀哉了。

吳庸正為兩三次飛騎抄了旗上的話來飛報，不看猶可，一看「官棄盡殺無疑」，打了個寒噤，怎又當得古怪相陣亡，一時驚惶無主。卻又見對陣上多少猛將雄兵，轟若雷電飛來，只說得聲：「都闖二將軍勉力支持，我去搜拿城中奸細。」引著部下家將親兵望後便走。中營人馬爭先要隨主將，勢如山倒。左右二營軍士大嚷道：「誰要命，誰不要？卻教我們去填刀。」大家一哄而散。馬雲自向西路逃去。崔聚孤掌難鳴，便如飛去趕吳庸。後面劉超、董翥等六將，緊緊追上。吳庸、崔聚才過得吊橋，虎兒、雕兒兒是關公顯聖，兩騎搶入城門。門軍數人早已躲得沒影。曾彪等隨招呼兵馬，一齊進城。二董將軍即守在城關，等候軍師駕至。

從來最信的師巫，極敬的鬼神，今關聖廟周將軍白日顯靈，誅斬了一個都督，盡說是真命天子來了，家家結彩懸燈，戶戶焚香設案。有好些生員耆老，在通衢大呼：「去迎接王師。」連守城數千步卒，都雜在裡面助興。劉超等遂吩咐：「爾等上順天心，快出城迎接軍師。」眾人聽了，踴躍爭先而去。雕兒等諸將就分頭找到各文武衙門，正合著旗的上話，「官弁盡殺無」疑，須至殺者，留不得半個。轉到帥府來時，軍師已致電，都獻了斬馘的首級，稟道：「大是奇事，吳庸的首級，用頭髮打成扣兒，掛在旗竿上這師旗邊。」軍師即命將各官弁首級，一並梟示在那裡。郭開山、阿蠻兒斬了馬雲，又有十來顆無名小將首級。適綽燕兒來繳令，即交與他，懸示在府神廟旗竿上。又委董春秋盤察府庫已畢。

次日清晨，軍師赴神武廟行香，風穢物滿地，並是馬矢，也沒個香火道士。軍師拿地方問時，稟道：「向有督府書吏盛傳敏，著人在廟中喂馬，道士多嘴，他們稟了都督，將道士責逐。如今這些兵丁都來作踐，竟做了養馬場了。」軍師大怒，立刻拿至盛傳敏，顛倒豎在馬糞中而斃。又傳舊道士至廟，令其仍守香火。銀一千，即委地方重新修整，限日興工。才出廟門，有個官兒面縛泥

首，稟：「是德安府知府吳河圖，是吳庸的姪子，兩日有公事在七荊，不敢逃回，願附王朝。」軍師允了，令仍回本郡原官如故。河圖叩謝自去。

軍師隨到帥府公堂，諸將畢集，轅門傳報：「有兩人生擒崔聚解到。」軍師看了，微微笑問道：「你二人叫什麼姓名？怎生樣拿他的？」供說：「小的們是弟兄，姓吳，叫做吳江豚，向來打魚為活。昨晷他來強拿我漁度江，哄醉了人，拿來討賞的。」軍師又問：「難道崔聚沒有盔甲麼？」崔聚應聲道：「是銀盔銀甲，被他剝去了。」軍師叱道：「是應剝的。」又問：「就是他一個來，還有同走的麼？」吳江豚一時不能對答。崔聚又諛道：「有兩個跟隨的同下他般裡，不知怎麼樣了。」軍師笑道：「自然。」又問：「吳江豚，你們計賞，是要銀子，還是要做個武職官兒？」兩人齊聲應道：「我你不會做官，求賞些銀兩去做買賣。」軍師隨諭劉超，將三人一並臨著候奪。隨有投降的營弁稟說，吳江豚二人，原是江洋大盜，與古怪相爭做大王，鬥他弟兄不過，所以古怪相投在營中。他們的羽黨，正還多著。

軍師道：「我故知之。」即令發示如告，竟有數百狀詞，有告他謀財殺命的，有告強姦婦女，有告搶擄妻子，有告屢遭劫掠，有告彩生折割，有告連殺一家數命的，紛紛不一。軍師乃提出吳江豚弟兄，並崔聚在案下，諭道：「你們弟兄二人拿了崔聚，該賞五百金。已得了他盔甲一副，今現土封一百兩在此，但須得汝家口來領。」二人叩稟道：「怎不就給小的們領去，又要家口呢？」軍師擲下百餘張狀詞來，厲聲叱道：「合城的人，告你們是大盜，應賞還你賞，應殺還你殺，准折不得。」江豚、江豬啞口無言。他有兩個兒子，正在轅門外探望，早被軍士們拿下。軍師即將一百兩付與他兒子，諭令：「這遷善，慎毋學爾父的死法。」喝令將此三人斬了來。崔聚大聲道：「天為我報了仇，直得一死。」片刻獻首。

門軍忽又傳報：「有個姓吳的文人，要求見軍師。」軍師笑道：「何吳姓文武之多也。」那知是隱姓埋名的元老，假充作參謀獻策的儒生。且看下回分解。